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奏議第五

唐李嶠則天朝為鳳閣舍人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期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踈法令

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四十有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材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材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

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當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繇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

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譎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為二十道簡擇堪為使者會有沮議者事竟不行

薛謙光為補闕天授三年正月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

為竇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緜默而識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閒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愛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緜是言

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彫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

彰露亦鄉人之厚顔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銷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奠鈌以禮讓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奬俗則蜀士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繇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義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

重門資奬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詞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迨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繇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寔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

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曰策舉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

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詞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兹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較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舍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諍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

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繇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源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繇兹令訪鄉閭之談唯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詮量茅容望重裴逸民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

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華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恊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繇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故

鬬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木謀將不長於弓馬良士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廣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不也伏望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詞妝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亦循

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絶倫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井泉禀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戎

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揚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冐薦成子之居䫉相酬於薦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習消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寛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職守以觀能否衆驗行事以别是非

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禄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隠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其才則君子之道長矣

盧粲中宗時為給事中神龍二年冬十月初有制皇太子在藩府日食封物每年便納東宮粲奏曰伏以皇太子處繼明重離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

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帝納其言而已

韋嗣立為兵部尚書景龍中上疏曰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致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共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

取才能有稱望充自今已後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資望官先於刺史内取刺史無人然後餘官中求具御史員外郎等諸清要六品已上官先於縣令中取制中明言如是則人爭就刺史縣令矣得令天下大理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
盧俌睿宗景雲中為右補闕時有上言天下置都督府不便命羣公卿士議定俌與太子右庶子李景伯等議曰牧伯之命非不古也洎漢襲秦罷侯置守方制萬里

以綏兆人令出王庭威行郡國南海與利東海詳刑人以阜安其流多矣至漢武帝初置刺史秩六百石掌察墨綬以下其黄綬以上則不察焉所以全長吏之威行不擾之政也至漢成帝改置州牧秩二千石遂以秩高自守而功業不著於是罷州牧又置刺史及東漢之時復置州牧王綱不振浸以陵夷則事之汙隆詳乎典策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之柄典刑賞之科若委非其人授受有失權柄既重疵釁或生又非彊幹弱枝

經邦執物者也其親置都督事恐不便令巡察御史秩卑任重御史之流也委以時巡姧宄自禁伏請慎考古道率繇舊章法乾元之簡易守前王之令典俾夫化洽昇平務依貞觀制度矣其後停焉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舍人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横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簡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

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罷羽林之請

李栖筠為工部侍郎代宗廣德二年三月癸丑奏京畿諸縣百渠下王公寺觀碾磑凡七十餘所有妨農利竝請毀廢計收田租二百萬言入帝甚善之為權臣不便寢之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勅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於見任

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須手力什物廳宇等並計料處分旣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叅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

代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

闕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

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廚

料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准

之當以錢二千萬為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

當復除二百戶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

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源

又臣常計天下財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

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軸杼猶空方斯緝熈必藉裁減豈俾閒官復為冗食藉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疏奏從之

崔縱為御史大夫貞元元年九月縱上言准今年正月制宜令御史臺勘會内外官員商量併省停減仍集百僚詳議聞奏者臣伏以兵戎未息仕進頗多在官者又須褒賞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擄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況緣頻有恩詔甄録功勞諸道叙優人數甚廣見

須處置不可稽留今若停減吏員實恐未便於事非但
承優者無官可授抑又叙進者無路可容本冀便人飜
成斂怨恐須仍舊以適時宜更待事平然後議經度制
曰可
李紓貞元初為吏部侍郎嘗建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
宣王用王者之禮
袁高為給事中貞元二年帝以關輔禄山兵戈之後百
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時諸道觀察使各選

揀耕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戸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下有田不滿十畝者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

陸贄為翰林學士貞元四年贄奏曰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内庭止於唱和詩賦文章而已詔告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乂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

是之

韋貫之憲宗初為右補闕時杜佑為相子從郁為左補闕貫之崔羣奏論宰相子不合為諫官尋降為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為祕書丞

穆質為給事中元和三年九月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決私鹽使囚請州縣同監決免有寃濫從之

李渤為給事中元和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渤奏

諭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天不必擇辰令羣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顔獻可否者能幾何

憲宗嘉之俄遷戸部侍郎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理匭使長慶四年奏應進狀人論事大者請分析聞奏次者請申中書門下小者請各牒諸司諸司若處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即請具事繇聞奏如投匭人有欺誑責問得情狀請本罪之外更加一等又寳應元年六月勅如有告密人登時進狀分付金吾

留身待進止今緣匭院無械繫之具忽慮兇暴之徒難以理制請勒安福門司領付金吾仗留身然後牒送御史臺京兆府冀絶凶人喧競從之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忝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

王敦史敬宗時為膳部員外郎寶歷元年上言中外官寮准制封贈多請迴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追贈出於鴻恩非繇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

新諂唯許宰相廻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崇極故許廻授於義無妨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為子何忍伏望宣付宰臣重與依注詳議從之

崔元略為戶部侍郎寶歷二年奏曰伏准賤役令內外六品已下官及京司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伏以設官之際大關隄防給蠲之時不免踰濫至有因緣假冒多非本身臣自受此官已來無日而不見論請蠲牒必恐

從玆不已天下無復有應役之人伏請自今以後應諸司見在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竝先於本司陳牒責保待本司牒到然後給符其前資官即請於都省陳狀准前勘責事若不實竝准詐偽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懸免課役不繫所司覆請從今已後應有此色勑下後亦須先牒臣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免限制可

宇文鼎為左司員外郎寶歷二年奏戶部尚書判度支

胡証准兩度勅賜爵司御率府録事叅軍文約各一級
令月五日勅下尚書省伏以胡潛等先丁母憂猶未終
制豈得公然食邑苟竊恩榮下避三年之喪冒受五等
之爵有傷教義實敗國風臣謬跡都曹職當綜覈致興
物論不敢不舉勅宇文鼎所奏胡潛等爵宜令所司落
下胡証職在殷繁事或錯誤特宜釋放司封本郎官委
都省書罰
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御史臺奏准勅差孟琯巡察米價

其江西湖南地稱沃壤所出常倍他州俾其通流實資巡察若便空行文牒或慮遠郡未委詔條令孟琯既下淮南即去洪潭不遠伏望便令兼去洪潭可之仍令便道至浙西存恤

四年祠部上言當司准赦書節文緇黄之衆蠹食生人規避王徭凋耗物力應諸州府度僧尼道士及創造寺觀累有禁令尚或因循自今已後非别勅處分妄有奏請者委憲司彈奏量加貶責於百姓中苟避徭役冒為

僧道所在長吏重為科禁者謹具起請條件如後准天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州府僧尼籍帳等每十年一造永為常式者其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報省司無憑收管造籍起今已後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鄉貫戶頭所習經業及配住寺人數開項分析籍帳送本司以明真偽又將諸州府及京城應置方丈受戒僧尼身死及還俗者其告牒勒本寺綱維當日封送祠部其餘諸州府勒本州申送以憑注毀

又諸州府僧尼籍帳准元勅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冐名及非正度者緣經恩赦自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勅前無憑追勘自今已後伏請切加禁斷先度者具名申省省司各給牒知為憑入籍又正度僧尼並勒於省司請告牒其僧尼童子自今已後不得令私度如有此色勒當寺綱維申報本管長吏其與剃頭師長及專擅出家者當便科決勒還俗其綱維不申報十日已上勒停觧便令出寺其所在長吏不為糾舉者

具名銜奏聽進止又諸州府及兩京除舊寺破壞要修理外竝不創建造寺仍請具每州縣管寺幾所每寺管僧尼幾人竝請具寺額僧尼名申省如有創造寺舍委本管長吏切加禁斷其僧尼有不依典教興販經紀行船駕車擅離本寺於公衙論競及在俗家夜結戒壇書符禁呪陰陽術數占相吉凶妄陳禍福旣虧釋教與俗無殊自今已後切加禁斷如有此色委所在長吏量情科決使勒還俗其天下州府村坊佛堂普通私色蘭若

義井等並請割屬當州府寺收管又伏准元和元年二月十日勑京城及諸州府寺觀銅鐘因有破損須更製造者請令州府申牒所司奏聞勑下許以本鐘再鑄不得更別添銅者其諸州府近日皆不守勑文擅有鼓鑄自今已後並令申省臣等伏以當司公事廢闕多年名額空存事皆去本因起請再舉舊規比類參詳依格可之

九年三月都省奏湖州百姓韓巨川及庚威男道彰進

狀稱庚戚縁定戸左降及録事叅軍縣令等黜責事勅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集議議曰定罪者必原其情議事者宜究其本庚戚均稅之法情實擾人顧其施為必有工拙工者何也富戸業廣以資自庇産多稅薄歸於羸弱戚能盡簡并包者加籍取均困窮者蠲減取濟稅既頓異法亦稍嚴事歸平一人無冤訴此所謂戚之工也其拙何也五縣土廣人奸徵簿書即隱占居多簡田苗即驚擾為慮散亂村野胥徒千人雖成功於已事之

時而受弊於作法之始豈無他術用以周知竟此紛紜斯所謂威之拙也大凡為郡止於四過一者私加公稅二者逃失黎甿三者虐害平人四者冨潤私室庚威改張稅額賦不加徵聯綿歎災人悉安業刑甚峻而下無屈禄不厚而賞無濫顧茲四者威無一焉而以擾人均稅投荒黜遠是使循常守故者得以稱功革弊去姧者坐以掐譴誰能自若納諸刑名覯沮之風於斯何在官職黜削本自庚威罪既無名官吏所宜牽復臺司所勘

定稅本謂有害於人事既無私理當免復若因其案驗舉察細微以法吏合寘科條在衆議須明本末郡人遠訴益表事情幸遇聖明合從昭雪勅庾威定戶意在均稅臺司推勘慮以擾人近者王璠授威循王傳疑其連坐左遷録事叅軍杜賡及縣令等六人竝復本資官

令狐楚為左僕射太和九年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叅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緜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入弓

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内蓄凶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遂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廷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屍僵禁街史册未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聖恩速令停罷如須忝謝即具公服從之

歸融為戸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勅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輙陳小利妄設異

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姑狥私誠入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倣效以羨餘為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藩方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詔周仁所進於河陰院收貯以備水旱

李中敏為右諫議大夫充匭使開成三年中敏奏臣據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等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入臣尋簡文案不見本勅所

緜但云貞元中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内將出日暮進入意者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人進狀及封章等臣但為封狀以進取舍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兹明置匭之本意從之

韋昭度昭宗時為左僕射時大順元年十二月太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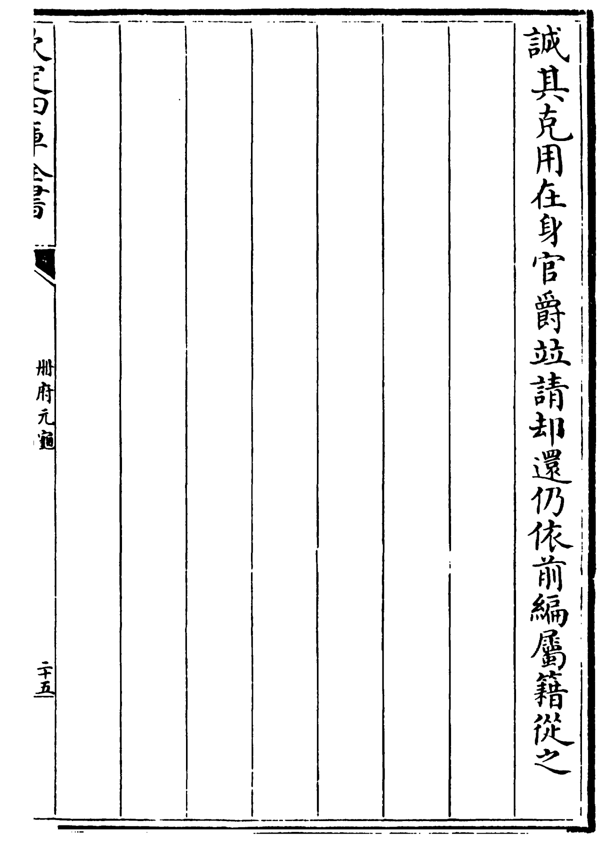
乇晉州李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寃言被賊臣張濬依倚朱全忠離間忠臣致削奪臣官爵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昭度等議曰賞恭罰否前聖之令猷含垢匿瑕百王之垂訓是以雷解而義文象德網開而湯化歸仁用彼懷柔式存典範上自軒農之代下臻文武之朝罔不允治寛弘以流霈澤况國家當德宗守成之日憲宗致理之時車軌一同桑麻萬里燭龍外野悉在梯航大鼠窮郊咸歸正朔然猶王承宗擁

兵鎮冀詔范希朝討之仍歲無功卒成赦宥而又朱滔以幽州之衆結田悅李納王武俊之彊遣馬燧等征之不克旋又寛之以累聖之典模睿哲大朝之紀律文明非不欲勵彼風驅快其電掃然且考春秋之義稽鄭楚之文或退而許平服而便捨存於舊史載彼新書李克用代漢彊宗陰山貴胄呼吸而風雲作氣指麾而草樹成形仰天指心誓獻祑訾之首伏弢歐血屬親都護之營所謂為多上人自非窮來歸我及陛下聖考懿宗皇

帝之朝彭門失守親驅驍卒首建殊功而先帝即位之初渚宫大擾復提義旅克静妖氛其後封豕長蛇薦食上國繼以子朝之亂皆因重耳之盟保大朝之宗祧垂中興於簡册蓋聖主之御天下也有勲可書有績可載宥過不忘於十代念功豈止於一時天高聽卑請事斯語且四海之内瘡痏尤殷九貢之邦綱條未整昨者遽起邠岐之衆尋已退還又徵燕薊之師倏聞内變出於饟饋失職資廩絶供致此投戈是乖借箸蓋下計之未

孰非聖謀之不臧儻宸斷重新天機間出録兹誠欵散彼師徒虛其念舊之懐待以如初之禮臣等所議實在於斯抑又聞往者漢將趙充國欲因邊境衰弱出兵擊之是時魏相上書畫陳利害且曰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又曰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兵出無名事乃不成漢帝納之竟罷其伐伏惟皇帝陛下鑒往古用師之難採列聖遷善之美恩加區宇信及豚魚則臣等不勝

懇願況今汴魏尤難幽定方困縱遣之調發豈能集事虛行號令以召寇讐將以勤人非惟辱國且黠戛斯舉勤王之衆推效命之誠未能單騎獨攻所望漢兵同力今茲數鎮奔命不遑難致濟師恐又生事諭其漸當暑熱非和戎旃悉力頒霑遣還蕃部重榮陳五郡之卒益謹關防王珙振兩河之雄更嚴旗鼓然後奬其上表哀以自陳録彼前勞責之後効徽神爵之往典還日逐之故封諭其已斥王恭不使更疑晉帝凡百臣子實切乃



誠其克用在身官爵並請却還仍依前編屬籍從之

册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四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奏議第六

後唐盧文紀為吏部侍郎天成元年十月丙戌奏一人御宇百職交修則四時無水旱之災萬國有樂康之詠頃屬中原多事三紀不寧康平因此而蔑聞賞罰繇茲而失序所以梟鸞並起駘驥難分有援助者至濫必容

守孤貞者雖賢莫達遂使居官僶俛奉職因循惟思避事以偷安罔效輔時而濟物伏惟皇帝陛下削平九有收復八紘承乾興萬代之基出震應千年之運櫛沐風雨手足胼胝勤勞大集於聖功華夏畢歸於睿略雖遠柔邇伏咸知臨照之鴻恩而旰食宵衣尚念生靈之久困累頒綸綍典訪芻蕘恐天災之流行因皇風之壅隔臣不揆庸短輒冒宸聰臣請告諭内外文武臣僚凡守一官責其舉職公清奉上勤恪為心每歲秋冬明定考

較將相則布回御筆班行則悉委司存外則州牧縣寮
具以真虛比較儻聞共推異績便宜特示甄酬如其衆
謂曠官固可明行黜責所冀免懷竊位俱効竭誠上則
輔佐於大君下則專精於庶務高卑不濫功過無私官
既清廉則民無愁嘆勸課之方得所則生靈之賦樂輸
故可以進賢良退不肖安生聚寔倉箱使和氣遠孚德
澤廣被顧惟穹昊必降休祥永致太平竚期混一臣叨
逢明聖謬列班行既奉德音合申所見疏下中書宰臣

奏曰盧文紀踐履清華昭彰聞望行已每聞於端慤操心動絶於阿私以為將賛効官莫先較考欲明書於殿最冀顯示於勸懲況將相兩途尤為重委慮無報國最要聞天欲迂宸毫親書常課誠有塵於聖德亦是責以佐君直道不欺忠規可尚至於所陳黜陟並叶規繩以此責成庶求良吏事無疑礙理可施行從之

李光憲為右散騎常侍天成元年十月乙巳明宗御中興殿光憲奏將埀帝範在守於舊章欲叙彞倫合循於

故典實大朝之理本蓋有國之常規臣嘗覽列聖實録
伏見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旨應內外常叅官上後三
日舉一人自代者編諸簡冊冀拔賢良是資教化之方
以盛簪裾之列爰于近歲稍易舊規臣請明下敕文許
行建中故事所兾簪纓在位咸懐舉善之心棫樸興歌
漸致得賢之美疏奏不報
張鑄為起居舍人天成元年十月庚戌奏欽若天道聞
諸堯舜之朝敬授人時乃自殷周之代能消災異而致

福祥自兵興以來多失本朝故事不拘典法有誤修禳承前日月薄蝕百官皆合守司星象有差九重亦當避殿以明減損式示恭虔信守國經何虧聖德自此或乾象謫見凡關災異請依故實令百官守司陛下御便殿常膳准令式遵行從之

蕭希甫為佐諫議大夫知匭院天成元年十一月戊午奏臣切蒙擢任官忝諫司所職重難兼知匭院但有關於至理即欲合於無私輿竭丹誠仰裨元造臣伏見自

同光元年十月九日先朝收下汴州後至今年四月一日已前兵革盛興亂離斯極典章幾壞刑政莫施每於紛擾之間甚有殺傷之苦非惟州縣長吏或濫誅吏直至鄉里居民互為殘戮挾私怨公者公行白刃將快忿心怙强恃力者豈聞丹書惟欣得志掠妻女以轉賣刼財貨以平分如此之流應遍天下伏惟皇帝陛下薦懨帝載光啓鴻圖伏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皇綱漸正有功者盡賞有罪者咸誅閫外將清朝中無事今則匭函已

再修整欲具進呈必恐擡出外邊施行已後遠近披訴
受状至多但慮京國諸司囚禁便憂填委則至上虧皇
化有玷國風其次更慮勲貴親賢或闕對訟便煩讞議
有礙刑書若今事有臧否即便政移曲直以臣愚見欲
自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應大辟以下
請一切釋而不問庶得刑清俗泰國富民康咸欽不宰
之功永奉維新之化勅旨喪亂之際不可以法行致理
之初漸宜於刑措蕭希甫官居諫省職本匭函慮黎民

年有讐嫌致法寺愈煩讞議特塞紛爭之路請申昧爽之朝言出忠誠事關理本載許論奏合議施行宜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已前罪無輕重一切不問其間已經勘窮推鞫者須見罪狀其餘即依所奏

裴皥為禮部侍郎天成元年十一月戊辰奏方伯郡守之任與天朝分理疆土共養黎民委寄非輕古今所重親人之職莫過於斯伏請起今後諸州刺史經三考方可替移使能理者盡展所能弊政者自彰其濫優劣既

判黜陟可行則州縣免迎新送故之勞朝廷得惠養除煩之理太平之道無易於斯勅吉有政聲者就加恩澤弊政者不限考課替移

劉岳為吏部侍郎天成元年十一月甲戌奏凡在立朝悉是為臣之貴每蒙進秩咸知報上之忠奉勅命以遷昇固當感忭降綸言而褒飾或未捧覲將使知寵陟之繇認訓誥之旨必在各頒官誥令覩制詞處列班以增光傳子孫而永耀伏請自此凡有除轉登朝官已上名

至閤門宣賜在外則付本州使賜之勑旨朝官素有品秩不可一例頒宣文班三品已上丞郎給舍諫議武班大將軍已上宜賜官誥舊例吏部出告身納朱膠紙軸錢方給朝臣或親舊者隨即給付而官貧不辦者但領勑牒而已喪亂之後因以為常朝臣多不出告身制下之後中書但收其制詞編為勑甲本官多不見獎飾之詞故岳有是奏勑旨不編頒得事體也其後執政相與謀罷朱膠紙軸之例以為天下吏員無多除拜亦簡官

給膠軸之費歲不過數萬國既賜以爵位而邀其膠紙之直是巨細不相稱也因奏覆凡中外官除拜並宣賜官誥然執政之議雖善蓋令其始不科其終何者同光世至天成初官爵之命止于除授中外正員官其餘試陶貼號則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自長興已來除授日多上至軍中卒伍下迨州使鎮戍疇昔書吏之流皆有銀青言憲之號每歲給賜告身動盈數萬非獨尺紙之費虛銷財力而又常賜之道難以勸功以臣料終則知執

政圖治之非善也作事謀始凡執政者慎圖之

楊凝式為給事中天成元年十二月庚寅奏舊制臺省在西京東都置留臺留省及分司官屬請依舊制於西京置留臺省如本朝東都之制不報

是月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年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簡驗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猾卒同於民家因事邀頡取索臣詢訪故事當司今有舊

京往例凡京城臣庶之家死喪委府縣簡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戸部然諸司簡舉後具事繇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即是臺司簡舉臣自今已後欲准故事以施行者兼左右巡使録到喪葬車輿格例比緣官品等差無官秩之家過為僭侈供應者固當刑責今則凡是葬儀動逾勅格但官中祇行簡察在人情各盡孝思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又難將孝子盡決嚴刑遂以供人例行

書罸以助本司支費蓋緣設此防禁比爲權豪進禮厚
葬若貧民薄斂不充無憂替禮書罸兩京即是臺司州
府元無條例者勑旨今後兩班文武及諸司官吏諸道
商旅凡有喪亡即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
之家凡有喪亡及婢僕非理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
巡同簡舉仍不得縱其吏卒於物故之家妄有邀頡或
恐暑月死柩難停若待申聞簡舉縱無邀頡亦須經時
日今後仰其家喚四隣簡察無他故遂使埋葬具結罪

文狀報官或後别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結不實本户隣保量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簡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所奏喪葬車轝格例今後據品秩之外如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差御史一員點簡其賃行人如有違越據所犯科罪臺司不得書罰徵擾行人交非憲綱事體

曹琛天成中為右拾遺上疏請百寮朔望入閤及五日内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輪次轉對奏事從之

李同爲左拾遺天成二年正月奏三尺之法天下共之法一動揺民無所措是知愛育黎庶信及豚魚旣禮樂之中興在刑罰之必中陛下初當治亂合肅化條請處分天下州使繫囚逐旬咨長史親自引慮使知罪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則獄無寃滯政治和平

李光緯爲右拾遺天成二年三月奏自本朝應運以來陛下登極之後有赤心事主勠力勤王或代著軍功身已淪没者乞襃崇官爵延賞子孫庶張開國之榮永保

承家之慶兼内外重臣以下班行請許追封以彰孝道
雖九泉之幽暗亦荷明時庶百辟之忠良同扶聖代
封翹為給事中天成二年四月戊子上言曰臣聞立愛
惟親教民以睦實天朝之重事乃有國之通規是知維
城為固本之資磐石作安宗之計所以興隆鴻業保定
皇家伏惟陛下天祚丕基日新聖德使九功之咸叙致
百度以維貞墜典皆修遺文必舉獨於封建未覩宜行
既尚抑於龍樓宜且遵於麟趾乞命親賢以資夾輔

周知微爲吏部員外郎天成二年四月戊子上言竊覩近勑慮有官吏割剝下人許百姓陳告民之愚下罔認宸衷或捃摭纖微或受人驅駕事多憑虛適足爲亂有過者固合當辜誣罔者請議刑憲庶或知止免瀆風化從之

李鏻爲戶部尚書天成二年六月乙未上言請朝班自四品以上官各許薦令録兩人五品六品官許薦簿尉兩人使廉慎能名者同受爵賞貪婪害物者並坐刑書

各舉所知不蔽賢路奉敕興國之方養民為本衣不可一歲不製食不可一日不充其或桑柘少而望衣充耒耜閒而求食足雖千堯萬舜聖知神功不能致也然則樹踈禽少山廣獸多百川淺則海不深萬姓貧而國不富富庶之要根源可知故王者深居九重奄有四海不可家至而日見只在德威而教尊千載一時古猶今也李鏻情專奉上務在任人籍官吏當才為國朝布化實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肯舉者可嘉堪舉者可重必須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凡事無私何憂不理李鏻所奏宜即施行其所舉人仍於官告內顯隸所舉姓名赴任之後臨事可觀或有不公當累舉主兼三品已上有舊諳行止堪充節度觀察兩使判官者亦各據才業上聞即當委任庶朝廷立制長施勸善之恩臣下推公永絕蔽賢之路

符蒙為右拾遺天成二年六月辛丑奏以五日轉對無獻替之風虛瀆聖聰請罷之

梁文矩為左諫議大夫天成二年七月上言以軍人百姓服裝僭越為費耗之本請下令禁止

鄭韜光為給事中天成二年八月庚辰上言以諸縣力役人户多為州使影占或臺省投名惟貧民客户在縣應役例有不均之歎且多僥倖之流請議禁止

孔邈為吏部郎中天成二年八月庚辰上言曰臣聞賞延於世實皇王體國之規立身揚名為人子承家之道苟推誠於忠孝必懐慶於子孫存沒共瞻君親是望伏

自陛下中興大業念舊録勲賞賜無時渥恩咸徧尚慮
有奮身為國跡隕魂孤姓名不達於乾坤骨肉飢寒於
道路不因詔書博訪所在不與申聞伏乞特下外藩如
有身殉王事忠節顯彰軍伍備聞恩澤未及者必令具
録聞奏如有子孫便委所司齒録使父母有可依之地
妻孥免無告之心如祇有孤遺亦便令救卹即已仕者
知皇恩不棄將來者罄臣節何疑楚師忘寒空憑念問
周文葬骨唯示深仁與於有道之朝不漏無垠之澤上

先是已行詔命及覽是奏促再行之

姚顗為左散騎常侍天成二年九月上言伏以運當昭泰時屬豐成金鑾已議於省方絲仗將離於上國沿路供億固有舊規况聞詔旨丁寧不許分外科率所在藩侯郡守竭力推忠奉迎須備於貢輸徵斂或及於黎庶伏望更加示諭免至煩勞使四海九州遐邇共聞於聖德千乘萬騎經過不擾於疲民俾諧望幸之心以顯來蘇之義

王寯為刑部郎中天成二年十月上言請准建中舊勑文武叅官及刺史上後三日舉人自代

十一月吏部侍郎劉岳上言曰伏以有國命官立朝釐務必資詳諫以集事功竊見諸色詞科多昇通籍向者先為列藩從事叅佐可稱次經三館職名編修是著方居華秩始在彤墀近或雖有兩任前銜未歷一司公事莫申勞績虛謂滯淹未若委以親人俾之及物粗聞善最然議陟遷免自難於漂流復有名於選任伏乞特加

搜探廣察單平白身者授以佐僚歷官者處之縣令歲月

俟當於制限班資擢在於朝行理契毓材事惟責實

盧咸雍為起居郎天成二年十二月上言以賊寇宵行

逼脅村舍俾供食宿及當敗露指引行程追禁經時慮

妨農作望頒明勅俾得疎治從之

王劒為左拾遺天成三年二月上言曰伏覩州縣百姓

早因危歲小寇連綿舊染成非習性難改逃刑網外作

患民間起晝藏夜出之謀懷念惡隨豐農之志惟觀得失

但聽災危不慮嚴章當孤美化法緩則潛蔵軍旅法急則流散藩方條令難加網羅莫及是非同等曲直相衆伏乞顯示軍門無掐此輩永去未萌之咎當平不力之民從之

三月己巳給事中封翹上言曰天地之經陰陽之數莫不上規帝道旁體物情儻國人偶有其咨嗟則時令必為之差忒如陛下英明御宇勤儉臨朝推泣辜罪己之心行解網納隍之道無偏無黨憲章不濫於雷霆克寛

克仁霈澤常均於雨露致君已及於堯舜勃興尋並於
禹湯則合災星退於三移瑞日呈於五色焉有自冬徹
臘啟歲經春陰雲多蔽於長空滯雨頻霑於連日豈是
未臻聖政不降靈休既難喻於玄穹須更增於隆德伏
乞稍留聖念明下所司俾郊壇祠祭之儀簠簋馨香之
料尤加精潔倍致敬恭罷非時殺旋令疎放亡歿鄉士
希加賻贈農桑藉力之時務蠲大役禽鳥營巢之際禁
斷網羅恭祈十雨五風以卜千秋萬歲詔付所司詳酌

施行

崔居儉為尚書左丞天成三年五月請於西京置分司官

六月戊子散騎常侍蕭希甫奏以府州官吏不務守官咸思避事每覩微小刑獄皆以聞奏不惟有紊朝綱實恐淹延刑獄奉勑昔虞舜以恤刑安萬國賴十六相熙帝圖漢高以約法定八方致四百年享天禄故法無常則官有倖刑不濫則民無冤千古同風百王齊致況今

朝廷致理中外同心近者無偏遠者不間慮於聽訟或有惠姦其頻具奏聞所在不勤決斷則諸道侯伯未至盡心兩使賓僚亦非稱職蕭希甫位兼三事務贊萬幾更激藩方共裨庶政自此凡有爭訟委隨處官吏據罪詳斷如事有不可裁斷者則結案聞奏

吕夢舒為諫議大夫天成三年七月上言近制令州使判官逐司引問獄囚恐屢變其情狀請便案成慮之奉

勑宜依

趙熈為起居郎天成三年八月戊寅上言曰伏自陛下乘乾之後纉聖以來從諫如流求賢不倦遂令五日之内一度敷敭百辟之間咸陳管見伏覩武班朝士皆大國賢臣或繼委藩任或盡知民瘼或久諳師旅深知兵機或將相子孫或貔貅列士或銜命每推於專對或臨戎嘗立於殊功藴器業而不敢自陳有籌畫而無繇上奏方今蒸黎尚困兵革未銷儻一言仰合於天心一事有資於軍志可裨睿筭便致小康抱材能者無愧於朝

建懷義勇者何慙於休運伏望令兩班更互奏對
准税爲右補闕天成三年八月己亥上言曰昔漢宣帝
纘紹皇圖勤恤民隱慎擇循良之吏分居牧守之權其
有政合廉平惠敷疲瘵小則降璽書而勞問大則錫侯
爵以甄酬欲教化之久行故遷移之不遽伏惟陛下紐
糠大漢回復皇唐整百王隳紊之綱削四紀傷夷之弊
永言致治實在審官刺史縣令有能撫綏不必循拘考
限明加奬激就進階資如有課最漸高始終不易量其

器業擢在朝廷自然有位之人咸思職分無為而治坐致時雍疏奏不報後為比部員外

閏八月癸卯朔散騎常侍蕭希甫上言曰臣聞天地助順神理福謙既物性之得宜何靈心之致謬伏惟陛下自統臨四海勤恤萬方每崇恭儉之風常布仁慈之德即合陰陽無爽災青不生百穀豐盈五兵息偃今乃川瀆決溢水旱潛違必恐是調變有乖祭祀未潔軫吾君宵旰之慮負陛下覆育之恩臣實痛心誰不抱愧伏乞

特頒明詔下訪有司詢其銷遣之方採彼妖祥之本應是前皇古帝往哲先賢或有違祠但存舊址在祀典者咸加嚴飾禀靈通者畧盡修崇悉遵虔肅之誠無隳精祈之懇然後別宣長史側聽庶民稍闕疾苦之繇須整撫循之策冀其昭感仰賛昇平
鄭褫為膳部郎中天成三年九月乙亥奏諸司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別汚染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為

不可趙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大不可不切為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是月丁酉吏部員外郎周知微上言曰竊以唐有天下垂三百年聖帝明君覽宏綱而御極忠臣賢佐法古道以贊時兩漢以還歷代罕比雖國有中否之數人無厭德之言果致陛下紹開中興纉承大業將欲永光帝載而猶動守典刑伏見州縣官僚被人論訟始行追取未辨是非稱呼不去其官曹枷鎖已拘於道路所以上無

恥格下絶恭敬有玷盛明實駭觀聽此後凡有官緒可稱所訟罪名未正伏請秖令監守皆在法司俟曲直銷分即荷校無憚所貴坐法者知國章有節司刑者表守律無踰

孔昭序為給事中天成三年九月丁酉上言曰伏見本朝儀制北省官為近侍之班遂異常參之禮所以百寮則曰拜蓋云謝食北省官不赴廊湌食於本署故常朝不拜況令耆舊皆目覩躬行伏望陛下順考古道率由

舊章正立朝之常規遵先王之定制

盧詹為中書舍人天成三年十月上言曰歌稱九德彰聖哲於一人國啟四門睦臣寮於萬宇伏惟陛下登臨宸極統御寰區普天之來享來王率土之為臣為子所以西戎獻欵北國輸誠五谿之蠻獠皆臻百越之梯航畢至華夷率服聲教遐流竊見外國朝天諸藩到闕多於便殿引對中外不知既聞來自殊鄉宜使觀於盛事此後每有四夷入貢伏乞御於正殿列彼羣臣立天仗

於廣廷臨宸軒而端拱庶使邉荒異俗向慕華風亦具禮樂威儀更顯聲明文物

何澤為吏部郎中天成四年二月上言昨聞罪中山近鎮有飛輓力役之勞乞議蠲減

于嶠為比部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午上章以兩班有老病者咸絶其俸慮玷聖明請各授致仕官仍加錫賚以符尚齒之化

程遜為主客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辰上言曰

臣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三月不出而有憂色民間多有割股上聞天聽者伏以堯代則共推虞舜孔門則首舉曾參皆以至孝奉親不聞割股肉療疾或真有懷怙恃之感報劬勞之恩孝起因心痛忘遺體實行此事自是人子之常情不合鼓扇聲名希霑卹賚伏惟陛下道齊覆載孝治寰區漸致昇平全除矯妄乞頒明勅徧下諸州更有此色之人不令舉奏所異真誠者自彰孝感詐偽者免惑鄉閭

咸歸樸素之風永布雍熙之化

孔莊為司門郎中天成四年五月上言曰臣聞漢宣帝云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國家每擇郡牧惟賞軍功慮於治民未盡其旨為人求瘼責在叅佐則庶幾近理願留天睠俾慎擇焉

崔懪為左諫議大夫天成四年六月上言曰臣伏見雒都頃當制葺之初荒凉至甚纔通行逕徧是荆榛此際配人開耕便許為主或農或圃逾三十年近歲居人漸

多里巷頗隘須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華夏之觀瞻益壯因循未改汚濁增深竊惟舊制宮苑之側不許停穢惡之物今以菜園相接宗廟祠宇公府民家穢氣薰蒸甚非蠲潔請議條制俾四方則之

郭正封為考功員外郎天成四年八月癸卯奏中興平定之初自數十年雜亂編民或為兵士所掠没為奴婢者既無特勑釐革無復從良遂令骨肉流離有傷王化

勑旨曉喻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並勒放歸

是月乙丑左補闕楊途奏明公舉事須合前規竊見京城之内尚有南州北州縱市井不可改移城池即宜廢毁復見郡城舊墻多已摧塌不可使浩壤神京旁通綠野徘徊壁壘俯近皇居無復因循常宜修葺初光啟末張全義為河南尹為蔡賊所攻乃於南市一方之地築壘自固後延於市南又築嘉善坊為南城天復修都之際元未毁徹途之所奏頗適事宜後為金部員外郎

任賛為左散騎常侍天成四年十月奏於郊天前有犯

重罪合當極法者並令推鞫斷遣無容開啟倖門從之十一月辛未左諫議大夫崔憓奏請止絶諸道州府不得進金玉鞍轡龍鳳御衣其奏曰凡在御前皆為法物供奉所自出自内司豈假外臣而有營造若無禁止漸為通規一則乖國朝淳厚之風一則冒憲典防閑之制是月壬辰刑部郎中周知微奏請藩方州郡皆令抄寫法書每遇詳刑須憑條格既無失入自絶銜寃

王鬱為右庶子天成四年十二月辛酉奏伏自廣明辛

丑之後天祐甲子以來官壞政荒因循未補此蓋諸司
滅喪人吏曹局亡失簿書至令官僚中有不知所掌之
事者伏准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勑律令格式為政之
本内外官員退食之暇各宜披覽仍以當司令式書於
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虔尋兹制實繫化源請
下内外文武百司如本司闕令式者許就三館抄六典
内本司所掌名目各粉壁書寫從之
張延雍長興元年為諫議大夫七月奏請百官各遵前

勅及舉行令式中事

八月壬辰朔刑部郎中周知微奏近年關防商賈不憑司門公驗關禁之設國有舊章請諸司舉行之疏奏不報

孔崇弼為庫部郎中長興元年九月奏天下州縣長吏每到任造得公廨什物罷任之時多事已有不係案牘此後請公廨什物明立文案不許乾沒免致擾人

崔行為給事中長興元年十一月壬戌奏當省給納諸

州銅魚勘問本行令史狀稱内庫每州有銅魚八隻一隻大七隻小兩隻右五隻左其右銅魚一隻長留在内留一隻在本州庫逐季中報平安左魚五隻皆鐫次第字號每新除刺史到任後即差人到當省請領左魚當司覆奏内庫次第出給左魚一隻當省青領分付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納省如別除刺史州司又請次第左魚周而復始臣以州司差人請魚往來須有煩費請此後新除刺史在京受命或經過

都城者可令自牒當省請左魚齎歸本郡契合然後差人納省所冀稍免煩勞從之

是月乙丑中書舍人封翹奏切見五日轉對於事太繁所見或有短長不當空煩聖覽請此後秖於入閤者依刑法待制官例次對同日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棁奏臣歷觀往代下及近朝既立綱維必擇師友或取其德行彰著或取其學術精通待以優崇俾之規益斯亦前王之急務也伏見陛下須宣典冊封立親賢盛禮既陳

普天咸慶諒鴻基之永固豈麟趾以能歌伏願陛下特詔有司遵行舊制慎求端士博訪碩儒命以王官使同猶豫雖聰明天縱固不俟於切磋而孝敬日躋亦良由於輔導臣謬塵近侍無補盛時輙以芻蕘上塵旒扆疏奏不納

李崇遇為尚舍奉御長興元年十一月辛未奏竊見文武百官一品已上薨謝者皆有賻贈自四品以下無例施行請特定事例以表無偏

王延為左補闕長興元年十二月奏一縣之內所管鄉村而有割屬鎮務者轉為煩擾盜困生民請直屬縣司鎮惟司賊盜從之

呂朋龜為度支員外郎長興二年十二月庚戌奏以恩赦中許追贈追封已及周歲有未沾恩命者乞賜施行勅旨宜令所司報在朝文武官員及諸道州府當制內有未霑恩命者令供中文狀到者旋即施行不得停滯

楊途為金部員外郎長興元年三月辛亥奏但是古墓

荒墳不計有主無主請下諸道州府嚴戒鄉閭不得開發從之

正月甲寅尚書戶部奏當司所管天下合貢方物法長興元年三月定到七十餘州舊例冬至齊到正仗前點檢至元日於殿前排列當司引進昨點檢今年正仗前七十州所貢方物內五十七州正仗前至其餘二十州自正月至三月方到京師其江陵府所貢胎白魚臣勘本道進奏官狀稱每年臘月裏造至正仗未堪供進固

難及限猶慮其餘州未曾嚴加告諭不可便議刑名請
行勑命約束如來年正仗前貢物不齊其本州録事參
軍及勾押官典量定殿罰又棣州合進蘿蔔子本州稱
無本色折進價錢絹一匹伏以任土作貢必須産在封
疆本色不供價錢何取兼恐顛兹名目廣有科求其價
絹請停勑旨江陵府胎白魚許於限外供進餘依所奏
閏五月起居郎曹琛奏兩班或請假歸寧或染疾未損
纔注班簿便住料錢勑旨有禮於君克勤於國為臣所

重自古皆然其或合朝不朝即虧匪懈無病稱病亦屬自欺儻異下氷須資匀藥臥疾非人情所欲歸寧光孝治之朝曹琛所奏文武官請歸寧准式假及實卧病者並許支給本官料錢宜依或有託病不赴朝叅故涉曠怠者慢於事君何以食禄如聞糾奏當責尤違

康澄為大理少卿長興二年六月辛未奏曰陛下御極以來大稔于此時無水旱歲有豐登所以民去農桑士思遊惰或機巧以趨利或宴樂以棄時且一夫不耕或

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者而況鄉閭之内城郭之中競削錐刀罔知本末或鼓舞於村落或謳歌於市廛寔繁有徒觸類而長若非禁止漸恐滋彰勅旨皇王之業寰海為家民不擾而自安事不紊而易治皆修遠大以固雍熈朕自纉丕圖每勤庶政民有耕耘之樂時無饑饉之災然猶菲食如初宵衣若舊内則伏前後左右外則委侯伯子男共削煩苛同除蠹弊康澄所奏機巧之事遊惰之徒所在不無未能全斷令仰諸道長吏詳

此曉示村巡游惰者勸以歸農機巧者戒其越樣此外或更有不利於民事並可嚴行止絕將使俗無奇伎野絕閑游為下有勤力之資在上無蕩心之事鄽肆人和之際何禁謳謠村閭農隙之時無妨歡樂即須辯認姦惡不得分外搔擾人戸所切者常輕徭薄賦不急歛暴徵民不勸而自勤財不營而自富況諸侯勠力列校盡忠皆是腹心總如魚水將期混一永致和平

是月戊寅左散騎常侍鄭韜光奏臣聞春秋傳曰將賞

為之加膳將刑爲之撤樂此明君之愛人也伏乞下大
理刑部兩司凡經定罪之時結正之際徧覧格律簡驗
盡舉勑文討尋俾獲罪者甘心受罸者無怨人知法有
畫一之義律無再易之文
盧損為左諫議大夫長興二年十二月上封事三件先
罪犯譴逐歿於遐方者請准南郊赦文竝許歸葬仍還
舊秩處分鳳翔山南已來長吏有兩川界内人戸任還
鄉里願住者即加安撫前任節度使刺史防禦等使請

五日隨例起居並從之

張昭遠為都官員外郎知制誥長興三年正月上疏曰

臣聞諫官進言御史持法實人君之耳目正邦國之紀綱自本朝以來尤重其任令之遴授莫非端良然則彈奏之間尚未申於不用使諫諍之道或未罄於箴規俾七人徒歷於清華三院但循於資級考其志業孰測短長臣請依本朝故實許御史以法冠彈事諫官逐月給諫紙政事有所不便並許陳聞所異履班行者不負於

君親有才業者自分於涇渭庶幾舉職免有曠官從之
曹允昇為太常丞長興三年七月奏使府郡牧例以隨
身僕使為中門代判通呈等名目極多皆恃勢誅求不
勝其弊伏請特行止絶如藩侯郡守不解書札請委本
判官代押其職務監臨請差本處衙院官吏庶得漸除
踰濫兼使州奏薦判官多非才行或以賄賂求進今後
奏薦請令本人隨表至京令所司批驗
盧華為刑部員外郎長興四年奏臣竊以欽恤者聖人

之大德畏慎者臣下之小心倘不怠於交修庶自叶於
理道伏遇陛下靜符玄化動修至仁八紘無幽枉之人
四海有昇平之望但以人非誘勸事罕專精將欲仰副
憂勤實賴再明條制伏見本朝故事凡内外官司有能
辨雪寃獄活得人命者特書殊考非時命官多難已來
此道漸廢旣賺賞典難得公心伏乞明降勑文顯示中
外自此不繫正攝官吏能辨雪寃獄全活人命斷割纔
訖旋具奏聞考較不虛時與超轉如或滯留不具申奏

及虚妄兾希恩澤其所任司長本判官並請重加嚴罸

册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五